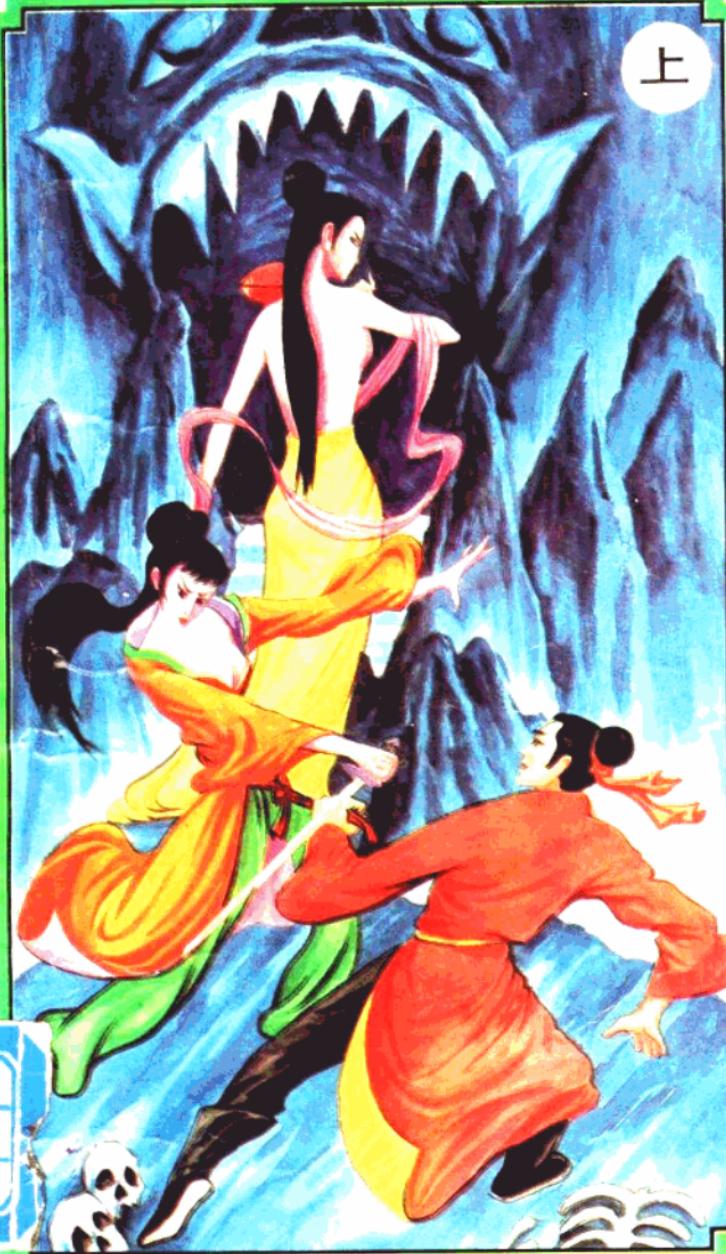


排骨游龙

台湾

卧龙生

上







内容提要

天下武林至尊“天尊”南宫儒生八子，
个个威风，各擅一门兵器。

可偏偏却有人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在天
尊作寿之日制造了迷惑恐怖的血案。

八小子因此伙同小伙伴一同走入江
湖，一路上误入赌窟，险入鬼穴。

迷迷糊糊闯世界，
嘻嘻哈哈遇佳人。

最终探入虎穴，击败了“地魔”的阴谋，
而武林正派也付出了血的代价。

本书文笔流畅，悬念陡生，是台湾卧龙
生先生悬念派的唯一代表作。

诙谐幽默，读来使人无不拍案叫绝，感
叹先生的大手之笔。

本社经多方努力，才从卧龙生先生的
版权代理人手中重金独家购得版权，以为
广大读者大饱眼福。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“天尊”作寿 八大公子四府 | (1) |
| 第二章 | 家宅惊变 二小少爷离家 | (36) |
| 第三章 | 赌场捉千 俊哥靓妹相殴 | (74) |
| 第四章 | 鬼宅显灵 小美人救帅哥 | (106) |
| 第五章 | 生财有道 枸杞当归补身 | (139) |
| 第六章 | 美女当前 风流公子痴情 | (182) |
| 第七章 | 嘻嘻哈哈 二位活宝贫嘴 | (218) |
| 第八章 | 钻牛角尖 国话却也难懂 | (249) |
| 第九章 | 骂人有计 听了无可发怒 | (263) |
| 第十章 | 斗咀斗腿 “老疯子”出手亮相 | (286) |
| 第十一章 | 四女困斗 “老哥哥”救人要紧 | (317) |
| 第十二章 | 伏狗七招 招招笑破肚皮 | (356) |
| 第十三章 | 治病救人 可惜要价太高 | (390) |
| 第十四章 | 地魔摆阵 必有一番好斗 | (423) |
| 第十五章 | 斗剑生情 侠女暗恋情郎 | (455) |
| 第十六章 | 江湖有憾 血斗何时能了 | (476) |

第一章 “天尊”作寿 八大公子四府



诗云：

升平世道百姓乐，
公子王孙把扇摇；
回望江湖狮虎斗，
嗤笑阁下效龙蛇。

古时候的人有许多奇怪的习俗，其中一样就是摸志向，称为“捉活儿”，意思就是预测婴孩将来是干什么活儿。

也就是在婴儿出生满月时，双亲与族人聚集了很多的物件，

有刀、剑、骰子、牌九、珠宝、农具、胭脂、针线、刀俎、笔墨……等等。

将男婴（古人重男轻女，女子命运早定，无须此一举）放在这些东西面前，挑选喜欢的一样；或许遗传有关，武林世家的试验结果，男婴大都选刀剑的，将来可能是武生；男婴大都选笔墨的，将来可能是文生，家人失望之余，从此就注定那男婴不是文人。男婴长大文武均习，看情形再做决定，倘使婴孩拿的是胭脂，就注定这孩子长大没出息，只喜欢同女子混在一起。

以此类推，拿骰子、牌九的表示喜欢赌博，选农具的是牧师，拿刀俎就是厨师了。

当然以此决定一人的命运未免不公平，出生满月的小孩看见骰子身上的红点鲜艳可爱，好奇拿来玩玩，甚至吞进肚里，也未必表示这孩子未来是赌鬼，大人也不敢就这样冒险决定他一生。

京城天桥附近的“状元楼”是间不小的饭庄，老板申不苛中年得子，喜悦难用笔墨形容，一改往日吝啬，分送上百颗红蛋及油饭，人人道奇，说他改了性。

满月时，申不苛摆桌宴请亲朋好友，宴后也让婴孩捉活儿，只是其中多了一样申不苛最爱的金元宝。

众人目不转睛的看着男婴的举止，只见他呆呆的坐在一堆东西面前，好像不知要捉那样，有点憨呆。

客人不免在心中暗叹：

“这孩子傻俊的，没有他父亲精明，难望将来赚大钱。”

也有的在心中暗庆：

“这孩子看来很厚道，将来必不至于跟他爹一样是只铁公鸡，一毛不拔！”

有的则在心中暗担心：

“你小子要捉就快，免得你爹不高兴就跟咱们要饭钱，认识你老子最少也有十年了，头一遭让他请客，你小子可别在这时候搅局，让你爹背一辈子‘铁公鸡’之名。”

申不苟则暗祷：“无志小子，你就捉爹最喜欢的那个吧，须知虎父无犬子啊！”

男婴申无志就这样呆坐半个时辰，陡地——。

一道刺眼的光射进屋里，金元宝闪闪发亮，男婴申无志伸出圆胖的小手抱起那小锭五两金元宝，憨笑不已。

众人为之鼓噪，不好扫申不苟的兴，均恭贺：

“令郎深得你遗传，将来定是个大老板，富贵指日可期。”心里却暗骂道：

“看不出你小小子一脸忠厚，原来也是个钱鬼。”

申不苟哈哈大笑，抱起申无志，笑道：

“无志啊无志，不愧是老子的儿子，老子的宝贝。”

伸怀取出一串以铜板编结而成的练子套在男婴颈上，又道：

“从此它就是你的护身符，跟老子的一样。”

原来申不苟颈上也戴一串以红绒线连串数十个铜钱编结成的练子，铜钱已很旧，不像男婴颈上那串新。

客人见他早就准备好“独家标志”，除了苦笑又能怎样呢。

同一个时候，差不多的地点，就在“状元楼”对面的高门大户里也正在宴请满月客，主人南宫儒的元配生的第二胎，也就是南宫儒的第八子恰好也是这月满月，也在捉志向，这男婴颇胸怀大志，右手捉刀，左手捉酒杯，显然两样都要，众客哄堂而笑，均道：

“南宫翁的八少爷最有父风，又会武，又爱饮酒，颇具儒人之气，将来必定文武全才，光大门楣。”

南宫儒哈哈大笑，其实他很有儒者气息，而这男婴模样结实，是个练武材料，说将来会文武双全，说什么也不相信，却不点破，拱手回礼。

抱起健壮的男婴，自怀里摸出护身符——两柄拇指大小的金色玩具小刀用条炼子串起，套在男婴颈上，笑道：

“你是老八，就叫南宫霸好了，如果有一天你能用玩具小刀杀人，就表示你的武功练得差不多，既然你爱刀，你娘的刀法少不得就要拿出来献宝了，哈哈……”

有位客人要讨好南宫儒，道：

“南宫翁，听说如夫人给你添了位千金，是也不是？”

南宫儒正想炫耀，命人抱了出来，一手抱男婴，一手抱女婴，左看右看，高兴道：

“两人只差一日出生，老夫盼了又盼，总算盼到一个女的，既是老九，就取名南宫酒罢！”又叫其余七子来见过小弟妹。

原来南宫儒有三妻四妾，均多年不孕，七年前却居然同时有了小孩，南宫儒大喜之余又有点头疼，七个差不多时候出生，将来如何分辨？索性就依照出生前后，依一、二、

三、四……之次序，取谐音，老大至老七就命名为南宫医、耳、商、释、悟、柳、器，以免连名字都弄错。

两个同日出生的小孩，将来的命运会不会一样？

“小气，小气，申小气，你在不在？”

一名十六七岁，长得浓眉大眼，虎臂熊腰的男孩子在“状元楼”门口探头探脑。

申不苟正埋首于帐簿间，闻言抬起老花眼镜向门口望去，咧嘴笑道：

“是你啊，八公子，你刚才说要找谁？”

这男孩就是长大后的南宫霸，道：

“你好，阿叔，我找无志玩儿。”

人家老爹面前，自然不好叫出他浑号“申小气”。

申不苟手指后院，又理首于帐簿。

南宫霸来惯了，直闯入室，不一会，又见他冲出来，“登”的跳上柜台，一把捉住申不苟的胡子，叫道：

“好啊！申小气，你敢扮成你老子骗人！”

申不苟护住胡子，“唉哟”呼痛不已，道：

“轻点儿，轻点儿，八公子，你捉住老汉胡子玩儿，未免太不成话，当心我去告状。”

南宫霸见胡子扯不下来，知道自己弄错了，忙放手，跳下柜台，干笑道：

“对不起，阿叔，我以为是无志在跟我开玩笑。”

揉揉胡子，申不苟道：

“无志不是在后院么？”

南宫霸道：

“我没见到人呀！”

申不苟暴跳如雷，叫道：

“老子明明要他在房里好好勤练算盘，怎么会不见？老福，去找找，看看他躲哪儿去？”

叫老福的店伙计急忙奔进后院，好在申不苟的老伴几年前就去世，倒不用避讳什么。

一会，老福又跑出来，道：

“少东家在房里拨算珠子。”

申不苟道：

“他真的在房里？”

老福肯定的点点头，申不苟疑惑的看着南宫霸，南宫霸大声道：“我去的时候，根本没见到人，难道我会说谎！”

申不苟陪笑道：

“可能是无志躲起来不让你找着，你再进去看看，两人玩儿去。”

南宫霸心道：

“我非揍你不可，申小气。”

一股作气冲进申无志的房间，果然见有人坐在桌前，拨算珠子的清脆声音传来，南宫霸也不问原由，提起那人的后领提起来，也不看他正面，骂道：

“你这个小气鬼，对朋友的义气也小气，舍不得多给一点，居然戏弄起我来，说，刚才你躲哪儿去了？”

被捉的人一副怪模样，声音倒挺娇脆，道：

“对你这种粗霸的人有啥义气好讲?”

南宫霸闻声一惊，扳过那人的脸叫道：

“是你，小酒?”

南宫酒亦作男孩打扮，道：“不是我!”

南宫霸叫道：

“不是你是谁？小气呢？”

南宫酒白眼道：

“你这样捉着我怎么说话？”

南宫霸松手，道：

“你冒充无志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南宫酒耸耸肩，道：

“方才我进门，阿叔说小气不在家，要我到他房里待会儿，我看见算盘就顺手拨拨看，过不久，有脚步声，以为无志回来，想躲起来吓他，没想到却是你。”

南宫霸“啊”了一声，叫道：

“我们都上当了！”

怒气勃发冲了出去，南宫酒追了上去。

申不苟见这两兄妹进进出出，叹道：

“你们这种不付钱的客人反而来得最勤，老汉新铺的红木地板都快被你们踩坏了。”

南宫兄妹一人捉住他一只手，将他拖了出来，却见他跟南宫霸差不多高度，这下更气，又要扯他胡子，申不苟忙求饶道：

“别，别，我自己洗掉就是。”

声音已没有刚才略带苍老的味道。

奔回柜台取了药水洗掉胡子及乱画的皱纹，拍掉发上的白灰，拿掉老花眼镜，一下子变成十六七岁的男孩了，只是看起来比南宫霸斯文多了。

他就是长大后的申无志，给人憨厚的感觉。

南宫酒气得想打人，申无志哈哈大笑，拍手道：

“小酒，你若是生气就输了赌注哦！”

南宫酒果然一跺脚默然，南宫霸可没这顾虑，孔武有力的提起申无志，道：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有没有很合理的解释？”

申无志双脚悬空，挣扎不脱，南宫酒看了拍手笑道：

“恶人自有恶人磨，在小霸面前可笑不出来吧？”

申无志叫道：“你们练武之人就只会专门欺负弱书生？”

南宫霸道：

“那你干嘛戏弄我们？”

申无志道：“昨个儿跟小酒打赌，总不能认输吧？”

南宫霸道：

“打什么赌？”

申无志道：“放我下来好说话呀！”

南宫霸重重将申无志往地上一摔，申无志呻吟几声，道：

“真是交友不慎！”

南宫霸怒道：

“咱才交友不慎，你居然戏耍我们。”

老福过来扶起申无志，道：

“东家人呢？”

申无志痛哼一声道：

“大概下乡收租了。”

南宫酒道：“原来阿叔不在，所以你才敢扮他骗人。”

申无志露齿一笑，道：

“反正爹整日埋首帐簿，你们难得与他正眼相对，好骗得很。”

南宫霸极反笑，也不同他打什么赌，拉着他往外跑，道：

“天桥热闹，咱们玩儿去！”

申无志老大不愿意，道：

“我爹临走前要我照顾商店，怎么可以陪你们玩？”

南宫霸道：“你少蠹，店里少不了你一人。”

申无志自己也爱玩，回首叫道：

“老福，店里由你照顾，我不久就回来，可不许向我爹告密，其他人也一样。”

与南宫霸携手往天桥而去，南宫霸回首看见南宫酒，道：

“你跟来作什么？”

南宫酒不服道：

“就只许你找小气玩？”

南宫霸道：

“哪有女孩子整天跟着男孩子野混。”

南宫酒哼声道：“爹都不管我，你这位小八哥就省省吧！谁人不知九姑娘不逊须眉？”

南宫霸哼道：

“男不男，女不女，爹还喜欢你？”

南宫酒得意道：

“在爹面前，我就是最美丽的淑女。”

南宫霸气结，骂道：

“双面人！”

申无志同他们一块儿长大，对这对异母兄妹之善斗，早就习以为常，从来就不想插进一脚，边走边玩弄挂在胸前的申家标记——铜板护身符，显出一副呆呆的模样。

南宫酒见他又如此，道：

“你整天摸着铜板炼子，真俗气，难怪人家都叫你申小气，钱只看不花。”

申无志笑道：

“花什么钱？”

南宫霸拍拍申无志肩膀：

“譬如说，天桥那些杂耍的江湖人，生活大都很苦，你看了就该给赏钱，不要看白戏。”

申无志理直气壮道：

“我每次都给钱呀！”

南宫酒没好气道：

“给多少？”

申无志伸出一根手指头，南宫霸道：

“一钱银子？”

申无志咋舌道：

“上次茶楼都不必一钱银子哩，给个赏钱那须这许

多。”

南宫霸道：

“你的一根指头是指一个铜板吧！”

申无志憨直笑道：

“还是小霸了解我。”

南宫酒啼笑皆非，道：

“申小气，你知不知道街坊间流传着一首三字经？”

申无志茫然摇头，道：

“不知道，不过你们不要老是叫我小气小气的，我爹听了会不高兴，他说我太厚道了。”

“嗤”的一声笑出来，南宫兄妹呵呵直笑不已，申无志道：

“我爹说错了么？”

“没错，没错！”南宫酒笑道：“你是太厚道，所以人家怎么教你都照着做，变成今天呆里呆气的小气鬼模样。”

申无志不悦道：

“我说过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封号。”

南宫霸笑道：“我们尚顾念朋友义气，叫你小气是挺客气，那些人念的三字经才缺德哩！”

申无志道：

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这些我也会念。”

“不是这个。”南宫霸摇头道。

“我念给你听好了。”

南宫酒道：

“申不苟，人最苛，申小气，真小气；爷儿俩，为了钱，

下地狱，不皱眉；阎王爷，帝王孙，欠申钱，莫奢逃；申最苛，活为钱，申小气，死抱钱；一文吝，二文啬，积钱山，垫棺底。”念完呵呵笑道：“如何？还不错，挺顺口哩！”

南宫霸道：“咱们男子汉大丈夫不该太看重身外之物，才是行侠仗义的英雄本色。”

申无志听了“三字经”没什么反应，对南宫霸所说的却不服的“哼”一声。

南宫酒道：“你哼什么哼？”

申无志道：

“小霸同你是江湖人，也就是未来的英雄和英雄，我可是生意人，不看重钱看重什么？”

南宫霸没好气的道：

“英雄就英雄，还分未来现在？瞧你平时呆头呆脑，说到钱可精明得很。”

南宫酒道：“他外表呆呆，心里明白，刚才出来时，不是忘了警告店里的人不许打小报告？”

说着又气起来。

“这申小气，咱们非改掉他的小气毛病不可。”

“喝！说得好！”南宫霸道：

“待会儿在天桥吃的看的所须花费的银子，都叫这小子付帐，久而久之就不小气了。”

南宫酒拍手赞成。

申无志听得心惊肉跳，回头就跑，南宫霸及南宫酒出身武林名家之后，一闪身就将他捉了回来，兄妹俩一左一